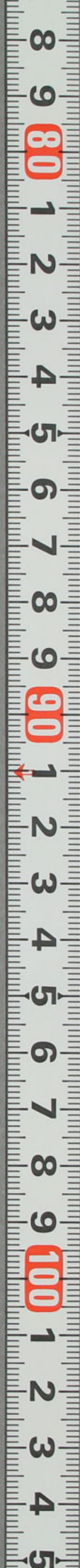


纂
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十四冊





魏叔子雜說云
子由之文如晴
絲裊空其雄偉
者如天半風雨
孌娜而下英素
斯言未足以盡
穎濱之文東坡
答張文潛縣丞
書云子由之文
實勝僕而世俗
不知其為人深
不願人知之其
文如其為人故
汪洋澹泊有一
唱三歎之聲而
其秀傑之氣終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五

蘇轍子由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
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
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
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
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書康王之誥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

不可沒嗚呼知第莫若兄而所言如是非溢言也

宋史論云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明未必劣於其兄今讀其文

矩度森嚴刻意勝於父兄宜齒爵皆優於父兄

豐山撰軌範遂不載一篇何也

承德音集或承作奉

志氣之衰集或

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指神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仁宗英宗神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同。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博孝悌之行。

之作一久而無集或無而字

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企望。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

臣視之集或視作觀

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久。有親則可大。

可大可大集或無兩可字

鹿門云回護處却中神宗病根

篇上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大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

英云章法整正無一字緩漫無一句滯礙如疾風掃技晚潮隨月勢不可當比之大蘇上神宗

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薛向為謀出東坡代張保安有招誘之計誘安軍為招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誘夏人之計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二州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熙寧二年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以常平法糴本為青苗法再出而為揀兵并營併省諸軍貶殺軍分見東坡再上神

書有優無劣謹慎之中自有縱橫雄健手骨超然處此韻瀆長技揀兵并營集或并作併

生戎心集或心作患

宗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籍諸州保甲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禮門屏之間也曲所宁視朝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并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衆言也同詢後漢何敬通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患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

鹿門云洗發提醒一番而不顧集或無而字

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勅。受屈微勅也。司馬相如子虛賦。謂也。欲倦也。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前出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西契丹而陞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

何者集或者作也

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漢書徐樂傳。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土之崩。則散拾。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復初九辭。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燠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

積悍之民集或悍作憾

鹿門云從前總一洗發極痛快

確士云凡為君者宜存此心不止宋神宗也夫抵即位之初每懷兢惕既而侈大之心漸生阿諛之言日進法

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為羣盜。侵淫明李漸潰

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眾。可

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陳勝吳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

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

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紛亂不安。孰與

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眾。陛下聽覽疲倦。

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

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

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

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

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

家拂士。胥遠而人。君子聖自雄。不能挽回矣。為大臣者。當防維匡救於未然也。

擊匈奴集。或擊上有議宗。

而與國集。或而作其。

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

從眾。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

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

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

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幽滯也。漢宣

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無王樂昌

侯武王平恩侯許廣。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

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

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

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

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

鹿門云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諷開悟得易納約自牖之意而始末處有斜線法度又云代老臣建言一典刑

惟陛下察之

儲同人云此書本為諫青苗助役保甲而發却歷數從前由其所悔以開其所未悔又引初政之得以形今日之失如此立言真入人主心坎中可謂善於納牖矣坎易六四曰納約自牖注牖開明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也因其已往之悔而竦以將來之悔此乘其本心之明而動之也無如安石屢以去位要君而君心復為之錮蔽矣為之三歎

為兄軾下獄上書

穆堂云御史李定舒亶等攘公謝表及托諷詩以為譏訕先帝速赴臺獄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狷獨急也論語狷者有所不為也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察繳同繳糾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

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此尤見才之足。謂用後效可也。收。雖齟齬入齒不相值也。亦齟齬出於當年終欲効尺寸功也。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李華弔古戰場文。誰足如手。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

英云。字字悲酸。哀痛動人。五百餘言。灑子由心血而成。孝悌之情。淋漓溢紙。老泉無此種文。

謝立夫云。但求哀於至尊。不復與媒孽其罪者。樹敵最善營解。其情至之語。可與曹大家為兄。超上書參看。

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左傳。僖八年。恐隕越顛墜也。

若明辯無罪。恐於觸上之怒。故認好談古今。語或輕發。不求湔雪。湔。澣也。灑也。祇望末減。以免下獄。論死為幸也。情辭哀惻。如赤子牽衣呼籲。呼。也。於慈父前。至尊自應感動。○東坡初下御史臺獄。方寢。忽有二人排闥入。投篋於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東坡覺有搖撼其體。連語云。賀喜。

者。東坡轉仄問之。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去。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神宗裕陵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覘之。小黃門見其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此事載春渚紀聞。東坡親為何去非言者。附記於此。見宵人之害正。裕陵之知人。而東坡之問心無媿。臨難不驚。尤為不易及也。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指神宗求治之初。上書言事。

英云。首倣以治安。未可見為疑。隨而論事。格法嚴律。

又云。二段入本題。生聖德集或生作縱。自頃歲集或自上有然字。

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神宗召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檢為條例。司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眾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

所共疾惡集或
所上有之字

英云無一不知
何所不察反覆
奇險使讀者不
瞬

又云第三段言
時事切迫景况
如寫

循其舊集或舊
下有術字

邊餉寡集或餉
作餽

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所
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
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
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
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
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
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前解出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
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
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
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
大界曰疆小界曰場詩小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
推疆場翼翼又邊境也

密雲不雨集或
不上有而字

去塵垢諸本去
作棄

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
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
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
謂無千里草木皆死說天亦改過人君爲天之子自當改
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
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畜易辭小既雨而中止遲疑猶
豫猶豫二獸名性多疑凡人臨事遲疑不決者借以爲久
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今陛下誠先治
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觸也去惡如
去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

英云四段備言其弊害使人主決志為社稷之籌銳鋒出研

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也。結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前漢揚雄傳。不上之。可姦罔。注誣也。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左傳昭三十一。年。子家子語。惟陛下為社稷籌。計也。又。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新法之弊。子瞻爭於前。子由爭於後。而子由所陳尤為愷切。不啻長沙之痛哭也。既司馬公革弊政。後呂大防

劉摯進調停之說。和義後李清臣更進紹述之說。先帝述之遺志也。子由屢爭不勝。而天下事不可挽回矣。姦人流毒一至於此。○上書後又有畫一狀四條。不及備錄。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未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神宗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

英云斯等之文如不似子由之

志若遭入主之怒其禍不可測而子由言為天下罷黜小人大臣用心宜如是

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左傳文公七年齊君之媮一作偷注媮猶苟且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嗣書顧命既彌留恐不獲誓言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先帝欲改政則大臣之罪何辭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元豐二年豐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罷保馬之法也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

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射逢也前漢東方朔逢占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取。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書周官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注燮理和調之也陶治民物製土器曰陶製金器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續自山陵已後。神宗崩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按確續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詩小雅覲有面且爾雅覲言覲也面姑然也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

又云暴靈確等
大罪筆鋒銳利
凜凜然使人寒
千古快筆

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
不。過。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罪。也。夫。為。大。臣。忘。君。狗。
已。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
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左傳杜元凱序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大竹曰策小竹
簡。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
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碌碌
隨碌
人。貌。又。庸。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
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
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續。之。
罪。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
臣。而。置。確。續。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

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
一。切。不。治。使。得。革。面。易革上六
小人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
臣。不。勝。狂。愚。忘。身。為。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續。自。處。進。退。之。
分。臣。雖。萬。死。不。以。為。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自。處。無。過。使。先。帝。獨。被。惡。名。庸。劣。心。事。如。繪。臺。諫。如。此。
始。見。朝。廷。有。人。○。前。已。有。一。疏。矣。分。指。二。相。之。惡。備。前。
疏。中。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可以

英云冒頭先引
纂唐宋八家文注引

古言取喻是一篇主意

又云四易字尤明言受以布結二無字散體至妙

一器後漢書傳燮傳邪正之人不宜同器 臬鳥翽翽也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毛色備五彩鳴中五音出女牀山 不可以共棲共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左傳僖四年薰香草也蕕臭草也本草注其氣猶臭故謂之蕕 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集詬無節集詬渠詬亡節注謂無志分也 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

又云當相率而避之一段銳意過激勢如決奔流

於韓縝如屠沽屠獸沽酒也 之行害於而家以穿窬論語陽貨穿窬也 之才凶於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淮南子說之松下烏喙也 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為茯苓長年之功有茯苓烏喙也

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母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

又云首段譬喻
應邪正二字末
段一轉應關慶
二字脈理連絡
如蜘蛛結網讀
者喜議事激烈
唯為快論者不
足與論文

桀驁也。又驕不馴也。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臣左也。右大也。去歲虜使入朝。見顯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前出微笑。此何意也。虜誠見顯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虜以對看尤快關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盛國七百里而相顯。臣愚所未論也。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顯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

力破中立調停之說。真覺一字一快。中間節去漫冗。照儲在陸本。

乞誅竄呂惠卿狀

盧杞藍面鬼色
有口辯上悅之
郭子儀每見賈
客姬妾不離側
杞嘗往問候子
儀悉屏侍妾或
問其故曰杞貌
陋而險婦人見
之必笑他日杞
得志吾族無遺
類矣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出史記酷吏傳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出漢書食貨志崇長犴獄。犴。鄉亭之繫。曰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真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

許身... 卷二十一... 應文... 食... 亦惶遽自失集

或亦字在失下

攝內侍集或攝下有行字以破琦集或作破難琦

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帝聞琦言亦知知琦朴忠。翻新法害民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熒惑使人眼花也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學士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以破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劫持也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上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免役出錢或未均令人自具其丁口田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產記錄財。殆遍。專用告訐。許告隱。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

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襄陽湖北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脇士人。如鄭挾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噍也。噍類。既而惠卿自以賊罪。納賄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眾。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

纂唐宋八大家文情注 卷二十一 十五 官

詩序卷之二十三 鳳文館藏

兩塞生地集或
塞作寨
托以重兵托疑
當作屯下重兵
防托同

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
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河北困
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元豐五年夏大將徐禧。本惠卿自
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
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
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並延安地名兩塞生地。托以重兵。方
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
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
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
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
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雖閭閻下賤。

賣田產集或賣
作買

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左傳哀十六年。子西曰。勝
如卵全翼而長之。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
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及眼相噬。化為讎敵。
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
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
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
豪民朱華等錢。置賣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
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
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
為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
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

纂事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十六 鳳文館藏

年居相結年平之誤

確士云呂惠卿固負安石然使惠卿得行其惡者安石也安石宜服上刑惠卿次之乃元祐反正後首贈安石太師而惠卿加以貶竄殊失平允中正

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文柳子厚墓誌握手出肺腑相示託妻子年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有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劉向說苑貴德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推不忍於君今以為太子傅西巴以有罪而益信云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魏策樂羊為魏將攻中山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樂羊啜之盡一杯樂羊既罷中山文而推

其忍則可以弑君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王史記欒布傳以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誅彭越頭於洛陽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於彭越頭而哭之吏捕以聞上釋布罪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唐通鑑拜為都尉守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魏志呂布傳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綱目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晉桓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

薰猶並處集或
並作雜

英云暴露惠卿
之罪盡許其姦
砥厲名節忠言
不諱是蘇家兄
弟稟天之氣質
而文法之正章
句之嚴穎濱最
占高等想所貯
畜博洽幽邃至
操筆百練凝思
研窮原書始起

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猶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牟奪也或以黷兵，取也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蝮出前，蠍蠶尾蟲也。本草一名主簿蟲。萬一復用，睚眦睚眦睚目際也。眦目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孤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鉄鎖，猶當追削

草者故所引據
不謬一字，此所
長於阿兄也

官職。投畀四裔。邊陲外域之地也。與與也。詩以禦魑魅。出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始則助安石以行其姦，繼則傾安石以奪其位，要之一副心腸，非兩般面目也。分上下段，痛切言之，筆下秋霜烈日，足以落姦人之膽。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英云案熙寧八
年歲會飢而征
斂苛急，東北流
民羸疾愁苦，茹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字介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鄧寧七年，畫飢民圖奏疏，呂惠卿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為恨。

木實草根鄭俠
繪所見為圖奏
疏帝反覆觀圖
長吁數四翌日
出令除罷新法
民間謹呼是日
果大雨呂惠卿
鄧綰等譖俠下
獄環泣於帝前
請復新法於是
新法又行惜鄭
之所圖不傳于
世也國朝明治初年畫師山本琴谷倣鄭繪畫流民圖十二本小野湖山每圖係小詩以供天覽有賞
賜焉余得觀其粉本想鄭俠所圖恐不過之湖山詩上梓行于世

而流放以來迄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
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為之涕泣况自陛下臨御一新庶
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
孤遠終無一人為言其寃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
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為俠一言伏
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
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語雖不多而層層都到令讀者惻然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自商湯至紂辛凡二十而周之世
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太甲太戊祖乙而周之
既衰而復興者宜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
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
歲。商得祀六百四十四年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
以文章繁縟之禮。數聚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
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
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
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
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

鹿門云先將周
之容情起論此
蘇氏行文法門

優柔和易錄易
下有之道二字

鹿門云古人讀書如此然將無作有嘗試求之詩書錄嘗試作竊常書下有之間見夫四字其至敗編其至作至其有所立錄立下有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

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疾也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氏。作。論。皆。然。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

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以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百二字慮天下集或慮作為錄作於不能使之錄不上有蓋字賢矣太公錄矣作也太上有故字鹿門云以齊魯一段配入此其行文妙處又云此文如天馬行空而識見亦深到有篡弒錄弒作奪所以治周錄無所以二字

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商。和。田。遷。其。君。貸。於。海。上。求。為。諸。侯。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剛則易折柔則不振此孔子論政貴於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也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行文紆餘婉折以氣度勝視父兄文亦有剛柔之別

六國論齊楚燕趙韓魏

西仲云提出六國攻秦不克一事作案梅亭云首段用翻入之法揭出勢字定論直又云次段先論韓魏塞秦衝而蔽山東形勢瞭然之郊云云之野錄無此二十五字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魏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

可以見析無以字

梅亭云三段就秦立說

強虎豹編錄豹

作狼

梅亭云四段論韓魏附秦之失

又云五段論諸侯不助韓魏以擯秦之失

西仲云主意在

此

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障也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豹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也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

梅亭云六段反掉正見六國之失計
荆川云此文甚得天下之勢
鹿門云識見大而行文亦妙

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厚韓魏以擯秦此即蘇秦說趙之說也子由窺破此旨而暢言之覺天下大勢確不可易○老泉論其弊子由論其勢

三國論

英云首段出勇智二字一篇命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

眼

又云八本題議論未竭

高帝之事鑑事作術

奮其暴編奮作駕
英云不智不勇

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恃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逢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曹操孫權劉備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掙觸也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頭挫一轉紆餘曲
迴便不知所歸結
所耗竭鑑竭作
散

不能去鑑無去
宗

不才取人鑑人
作之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推魯足以為笑於
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
力用而巳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
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
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進行也求去而不能去而項
籍固已憊矣也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
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
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
者側落到劉氏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
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
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

英云突然出三
事其二漢高亦
所不自知也

又云此一段亦
與漢高不智不
勇同是蘇家傳
法
鹿門云論三國
而獨孝劉備亦
堪與家取窩之
說

收信越韓信出奇得其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
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猖狂也莊子山木篇之勢
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
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企望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
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
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
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
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
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袁紹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
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
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英云武侯為昭烈竭力故不能為大業若為高帝盡智力雖一韓張未足也事後論成敗其人非公平之論也且高帝之不可及固不俟子由之論論三國以高帝結似甚困迫

蘇氏父子每不足於昭烈武侯而以漢高帝為千古之英傑此亦事後論成敗之見也然以昭烈為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不知用其所不足此論大是與子瞻留侯論能忍不能忍意足相發明

隋論

英云突元發輕重之論以歸天下事理明亮分三小段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

又云二段以秦為客始出隋字尚未入本題

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魯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

又云三段入本題言文煬之失引秦結段並吞滅取並當作并

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史記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殺豪傑鑄鋒鏑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桓並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

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揣摩情事不失錄秦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楊素侍宴稱晉王廣恭儉言太子勇不才后亦遺素金使贊帝廢勇立廣仁壽四年文帝不豫廣預擬帝不諱後事為書問楊素得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廣遂弑帝遣人縊殺勇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

纂唐書大家文語解 卷二十五 二十五 官

又云四段總括
前文引大王為
倍以如光鐵寬
緩不速之一句
全篇主腦

生於無聊耳。不乎不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
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
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
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
也。

秦隋之慘刻少恩。欲藉以威服天下。而不知廢德而尚
威。正以失天下之心。而速之亡也。隋之守天下。與秦一
轍。故備論之。文以此事定彼事者。援此為法。

英云首段穎脫
以重字起論悉
中唐室際窳
梅亭云第一段
虛領大意統冒
內外偏重之害
與唐初兩重對
照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
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
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如趙高內擅。而外無
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
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
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
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
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
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
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

又云第二段實
證其事歷舉累

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六

鳳

文

官藏

評唐史... 卷二十一... 唐書... 食...

代偏重之害以
形起唐制之善
確士云並舉內
外之患已側重
外患一邊

英云備言前世
之弊文簡而有
法度

里公十連也聯也又絕也穀梁傳文內不勝於其外以至
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
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
之命皆制於天子然秦人內重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
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
意漢書賈誼傳頤指如意法雖李斯為相備五刑墨劓剕
也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
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
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
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
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漢末內重王莽遂得以

又云重字連絡
內外從之逐章
繼段盡通首脈
梅亭云第三段
將言唐制善

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魏晉內重之世乃益
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
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
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
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
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
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
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
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
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
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

纂唐史... 卷二十一... 官...

英云漸入本題
備言唐制所置
此一段似西漢
人

梅亭云第四段
入唐初是主內

外兩重而無兩
患此制之最善

也

乘間釁編作乘
際伺釁

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
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
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
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
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太宗之際天下之
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
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釁。隙也。漢書
高帝紀。乘釁而
運。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
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
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

又云前段言唐
制之得此段言
其失委曲折辯
一層緊於一層

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
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
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
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
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
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
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年號之後。強兵悍將。
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
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
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此。推。唐。代。外。重。之。由。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
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

又云第五段言唐之後代不守祖制以致內輕外重而及於亂正以見初制兩重之無弊

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胤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悉罷內諸司諸軍監軍召還闕下朱全忠遂以兵驅宦官盡殺之胤胤冤號之聲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胤胤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胤胤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荆川云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失自見具此卓識自能發為高文

梅亭云如唐宋外重因有藩鎮之患宋世內重因奸奸檜之禍明初外重故藩二屢叛明季內重故奸

高擅權浸尋至於土寇橫起以亡其國又豈止論唐而已哉

英云創業之主其初建法未必不善至數百年之後善又生弊及其生弊又革之者非英主決斷則不能也世世無英主是以終至亡善政之弊猶如此况於不善之政乎昔人曰善且不可為况於惡乎善

事亦恐弊之生也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五終

梅亭云前段策
意權臣重臣有

平有側緣所主
在重臣而跡近
權臣最足犯忌
特揭而辨之

鹿門云相形
英云既云權臣
又不可以重臣

對此策為權臣
起論為主以重
臣為客
而難明集或鑑
明作名
遂不容集或鑑
無遂字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六

臣事策一

蘇轍子由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天下有權臣得君寵而一時有重臣祿多爵貴而闔二者
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
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
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
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
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

已太過集或無
已字
梅亭云次段承
所為之不類極
力剖別有合有
分先平後側

以必爭集或鑑
以作而
則專行鑑行下
有之字

鹿門云曲而透

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
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
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
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
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
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暗指汪伯彥黃潛善至於重
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
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
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謹敬貌論語
敬不寧之貌注恭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
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

又云結上兩段

梅亭云三段承
上挾出無重臣
之患先單注重
臣是側筆是分
說後二者比輸
逼出當辨意又
用平筆是合說

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
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暗指
富弼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
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
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
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
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
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
際乃敢上章謹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
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
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

鹿門云何等引
證
梅亭云四段舉
古父子非常之
變以為不可無
重臣之論後歸
到重臣宜養全
用側注之勢是
通篇主局
上意之鑑作上
之意

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征和二年。太子江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云。得兵與太子戰。死者數萬。衛皇后自殺。太子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

陶石簣云。始言
國不可一日無
重臣。後言無重
臣。則無以備非
常之變。始言入
主當別重臣。後
言宜有以養重
臣之威。皆是逼
進一步。由淺入
深之法。

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見史記屠嘉。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儲同人云。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其法。當時如

鹿門云古人嘗云文至韓昌黎詩至杜子美古今能事畢矣予獨以為人臣建言感悟君上如子由重臣一議則千古絕調也

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效。故言之親切有味如此。

惟朝廷無重臣。則權臣之勢成矣。蓋重臣一有不合。則引身而退。為權臣者。務先委曲承順。至於把持國柄。然後惟我欲為。而君亦處無可如何之勢。此莽操之禍所由熾也。文中痛切言之。若預知李忠定綱汪黃汪伯彥黃潛善之事者。

臣事策四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

鹿門云此論從長公策問漢之事六變來。而子由撮其二。

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文帝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七國前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元帝之間。朝廷之強臣。指王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方正學源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

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食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素將古書未見

親愛之兵集或兵作人

出處與素王素臣之素異，或謂平素與士卒相熟者。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脇從駢起。從者并起也。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

又云坡公亦有此論

又云申說一番

幕唐宋大家文情注 卷二十六 五 鳳文會

甚曲折

又云古之建功者之謀如此

英云前有唐李五代字承上文繼之再有昔唐李五代字起一項處茲亦為昔唐之亂又起一

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

項處雖似複文勢不得不然賴子成曰此篇為

穎濱文中不太熟者實然

鹿門云本前篇

重武臣中抽出

將之專兵來並

宋時對病之藥

而文曲而也

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宋祖釋天下諸將之兵權有鑒於五代方鎮之亂不知

國無重兵金人得以長驅而入二帝北狩不旋踵矣

蘇氏蘇氏本趙郡欒城人小蘇以為別號逆料其變而籌之若燭照數計而

龜卜者蘇氏父子之策徽欽徽宗南渡時一一皆驗豈

猶夫搖動唇吻妄計事勢而初無實效者哉

民政策二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

鹿門云行文好

又云說得痛快

又云破的

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畊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詩以我覃耜。載南畝。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

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此使之然之實。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

漢書卷之六十六 卷二十六 七 鳳文 官 載

鹿門云此譬甚明快

又云結上起下

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畜養禮牧人掌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網目集覽。兩三言而已。定取草曰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

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儷偶。剽略剽竊古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弟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人誰趨其實而赴之。不為者。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抑大雅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

非謂孝弟集或非下有以字謂作為

而各趨集或各下有求字

英云策論數篇皆是大臣之言而銘厲宕逸之處蘇氏慣用筆鋒然比之父兄稍有端嚴謹重之意是亦穎濱之所長也

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弟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弟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以科舉之文。而求孝弟忠信之士。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今通患如此。主意只在兼開孝弟之科。而前半從周秦說來。見仁暴雖殊。而各盡乎使民之實。文之紆餘委折。不使人一覽盡之。

英云儲同人取臣事策第一第四第八第九取

民政策第一第二高梅亭取臣事策第一民政策第二而沈確士取臣事策第一第四民政策第二人所擇不同如此非萬口同稱者不可謂至文矣

元祐會計錄序

英云首段言圖籍不可無引高祖之語稍似平弱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宣帝時為丞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察邊境。邊境之事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高祖稱張良之語。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

鹿門云名言

憲宗時始簿錄元和年憲宗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

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年真宗皇祐年仁宗治平年英宗熙

寧年神宗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

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

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自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上承元豐

年神宗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

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藝始也謂宋太祖歷代太祖皇帝創

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

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

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

緩也詩小雅綽綽有裕傳綽綽寬也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欵附琛貢琛寶也詩魯頌

入畜金幣集或入作以

口登富庶口日之誤

鹿門云以下俱無名之費

英云叙謹嚴法太史公

泮水篇來獻其琛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殿內庫入畜金幣

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

患既弭天下安樂口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並真宗之間號

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

祀汾陰史記禮樂志武帝定郊禮亳社殷社屬車所至費

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

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

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

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趙元竊發邊久無

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

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

之兵不復遂汰之汰洮汰也後漢陳元傳洮汰學者加以宗
對前藩俸少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對前官祿少員溢於位對前官祿少財之不瞻為日久
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
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忽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
政之初為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
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孔百出也孔百
謂不專於三司於是經人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
多計之耗至神廟而竭李古炯戒也交趾西討拓跋李古炯戒也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
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
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
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

英云盈溢成毀
之言古今妙喻
鹿門云憂深言
切

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
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
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諸缺不可昔秦隋之盛非
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
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
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
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
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惠帝不慧諸王皆及
遂為東海王越所燬羌胡外亂胡羯氏羌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
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
無所措心矣然而空置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

又云撤開德字
單歸法字

又云篇內歷叙處時舉別藏至終又言之豫禦齟齬之悔也分椿之實集或分作封鹿門云此子由經國之文須細尋繹之

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課稅也四日儲運儲蓄也五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宋史食貨志宋初諸州貢賦歲輸贏餘于藏庫謂封椿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食貨有志不獨關一國之盈絀即君德之恭儉汰侈於此係也篇中雖筦領會計而戒禱祀防用兵咎新法以修德立法為主此老成謀國之言與剝民富國者有忠

佞之分也文氣雍容近於六代以上

古今家誠序

英云溫雅渾厚文皆從其事而變化有子而後知父母之恩益深小蘇斯序應中年已後之作

老子曰慈故能勇句儉故能廣老子六十七章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大雅諄諄也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惻惻也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師弟君臣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

評唐史家之言 卷二十六 唐書

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餽饘。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篇。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餽。蒸米一熟。一熟而水沃之。乃再熟也。餽。酒食也。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

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也。性急也。又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鹿門云引老氏語多儉故能廣四字

景修念母。故作家誠。文中寫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蓋極言慈而孝之當盡。益可知也。此等文。可與蓼莪之詩並讀。即可與蓼莪之詩並廢。小雅篇名。晉王裒讀詩。未嘗不三復。流涕。唐太宗遭生。日復誦此詩。日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非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

纂唐史家之言 卷二十六 十三 鳳文 官職

評唐史卷之九 齊州閔子廟記

英案墓丘也周禮註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墓凡葬無墳謂之墓有墳謂之塋墳土之高者也古者墓而不墳其可以鑑其下有字鳩工為祠集或鳩作也涕洟有言集或洟作泗鑑言下有者字

齊州閔子廟記閔子騫名損魯人少孔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禮聘義主人三儼賓三介因賓而作故運注儼禮鬼神而祭山川也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

高弟第第之誤

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眾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論語先進德行顏淵獨仲弓常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汶水屬齊也篇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歎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憤觸蛟蜃而不驚說文蛟龍屬坤雅蛟其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頭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禮記月令雉入大水為蜃注大蛤曰蜃本草蜃蛟之屬其狀似蛇而大有角如龍狀紅鬣腰以下鱗盡逆食燕子能吐氣成樓臺城郭之狀將雨即見名曰蜃樓亦曰海市蜃恐也

纂唐宋史家文精註 卷二十六 十四 鳳文館藏

今夫子編複夫
字

鹿門云按閱子
所以不仕李氏
為一篇柱子其
言亦有見

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
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
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
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
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
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蒙求顏叔
秉燭下引
毛公詩傳詳言之。毛詩正義云。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未
有能似於此者。此言不詳出處。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
異。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聖人道大。可以轉移惡人。而不為惡人所汙。未至聖人
守不善不入之義。可也。與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論語
公冶
長又是一義。平直紆餘中。自露風骨。穎濱文品。別於父

兄以此。

武昌九曲亭記

英云。叙法整齊
委曲備述。是記
文本體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
山。陂陀險阻也。爾雅。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
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檜同檉。張衡南都賦
楓。檉。檉。檉。似。檉。之
木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
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
聞子瞻至。幅巾隱士之
服巾。迎笑。相攜徜徉。猶徘徊。而上窮山之
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

又云風雨拔樹
謂所以成亭叙
事輕妙

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
柏之間羊腸通名凡山路屈曲突兀者謂羊腸九曲而獲
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
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
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
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也視終日一旦
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
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
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
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上曰衣下曰裳詩鄭風先之有
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道遙泉石之上擷

又云末段以飲
食取喻平澹之
筆中有無量之
滋味是亦穎濱
之所超絕二蘇
不及此
鹿門云情興心
思俱入佳處

將取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
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
厭既飽歡娛亦蕭瑟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
而俯不作也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
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筆墨翛然後半言樂因乎心而不因乎境雖未道出孔
顏之樂而與子瞻超然臺意已兩心相印矣當時四海
一子由東坡詩句不洵然耶

梅亭云前段點題

又云中段寫景

漁夫樵父編作
鹿門云摹寫快
哉三見使東坡
便不如此

黃州快哉亭記

亭今在湖北黃州府城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魏曹孫仲謀吳孫權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西仲云已上記亭所以稱快哉之說

又云因快哉二字出於此故引此發議

梅亭云後段寫情收會計集鑑收作竊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歎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宋玉風賦出文選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又曰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蓬戶不為破甕為牖也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

西仲云已上記張君獨能不以謫為憂而遂其快可以不負此

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為快哉集或無哉字

金玉錦繡。五鼎大烹。焉往非病。中無自得之實也。空室蓬戶。疏食飲水。焉往非樂。不虧性天之真也。子由雖未幾此。而見能及之。借題發揮。真覺觸處皆是。

鹿門云入宋調

程海蒼曰前半寫景後半發論通于律詩前四句寫景後四句寫情之法又通于時

而其風旨自佳

文先叙題後著論之法以不快言快進一步翻一層又通于時文以客陪主一闔一開之法即亦無所不通矣

不通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韓琦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

商侯云一振文勢突兀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梅亭云首段書

之氣丑孟子公孫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

冒養氣二字是

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骨而後所謂養

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

氣者即後文覽

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

山川交豪俊以

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轍生寶元二

為之助發與孟

年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

義各別此意在

也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

孟選串合處會

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

也

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

西仲云總斷其

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

文為氣之所形

英云子由年僅十九百氏之書無所不讀書生

蘇東坡文選卷二十六 韓琦 上樞密韓太尉書 十八 賦 二 第 載

口吻稍欠遜讓之意

梅亭云次段跟

養氣說入用三

層陪起太尉一

層逼近一層

鹿門云胸次博

大

梅亭云三段總

承上文引入欲

見太尉如大海

迴風一氣收捲

無憾矣集或憾

下有者字

梅亭云末段自

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
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
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
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
方叔召虎。時將帥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
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終南。折入欲見太尉。此
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
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
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
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

明其志亦欲自
養其氣也岸然

遠器

歸益治析無歸

字

鹿門云又覆說

前

穆堂云元景奇偉于人不帶一毫乞憐之態。與太白上韓荆州書同。工異曲。同人云。養氣之說。發
於孟子。昌黎柳州論文亦以氣為主。眉山父子得力尤深。其文遂雄視百代。此書自道所見固大而
非誇也。梅亭云。氣字通篇血脈。前引孟子之浩氣。大史之奇氣。以證文為氣之所形。意中後就山河宮
闕一切之奇壯。及歐陽公為人中之奇。開壯觀由遠而近。漸漸陪出。太尉來。未以天下之大觀束住。無
非激發其志氣之意。

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
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雖以孟子司馬遷並舉。然通篇文字多從太史公周遊
天下數語生出。一往疎宕之氣亦如公之評太史公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名光温公也

英云重朝廷稱功德以表景慕之意末段以祝辭歸功於公通篇以四言每四句易韻末十餘句以通韻結之是祭文正體也後人宜以為軌範哭於庭集或廷作廷

嗚呼。元豐末命。神宗臨終震驚四方。號令所從。惟懼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宣仁姓周文王之皇在位。成王宗比哲在左。曰予憚憚。憂意詩小雅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仁宗英宗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邁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危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書說命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轉運事勢。也亂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機。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入。鉏去太甚。前漢黃霸曰治道去太甚矣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

有一母隕集或一作進

刑。鹿門云文有曲

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殿名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合祀明堂也百辟咸事。公病於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周禮天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注袞龍冠。其通則曰袞。蟬翼也。遂以往。祿說文衣死人又曰祿。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畊且耨。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母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哲宗初年。剷除同剷熙寧弊政。自司馬公沒。始用調停之說。漸則小人朋興。既則君子竄投。甚至欲錮司馬

氏子孫而宋之社稷遂成南渡矣。文中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數言。真老成經國之語。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六 終

宋蘇頌演六

公明允次子也。名轍。字子由。晚年居許州。號穎濱遺老。蘇氏本趙郡欒城人。公文名欒城集。以此也。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制策。舉仁宗春秋高。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事尤為切至。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又為大名推官。後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公上書言事。召廷和殿。時王安石欲行青苗法。公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

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始行。遣使之四方。求遺利。公以書力陳其不可。忤安石意。出爲河南推官。後坐兄軾以詩

得罪。謫監筠州塩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瀆溪縣。哲宗立。洊擢爲右司諫。遷起居郎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後權吏部尚書。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元年。諫李清臣發策題。哲宗以爲引漢武帝方先朝。欲被以罪。賴范純仁力諫。落職。知汝州。徽宗即位。蔡京當國。致仕。築室於許。卒。即穎上也。時年七十四。公爲人沉靜簡潔。而立朝卓有風裁。觀於仁宗規及禁廷。神宗力詆安石。及哲宗時。論去章惇呂惠卿疏。調停黨議。非是。奏止李清臣蒲宗孟皆侃侃不阿。與乃兄東坡公。皆可謂持正之君子也。其文汪洋渟蓄。如其爲人。然冲淡紆宕。不善學之。每易散緩。鈔中不多。及以此。淳熙中。趙雄諡議云。轍起草茅。綆亮震天下。晚

踐臺省。遂躋政塗。長才謹論。始終大節。公論可考。宜諡文定。洵非溢美哉。

宋史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明。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此不復及此。後非王廣淵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闕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